

文熙亭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疏十通

奏乞輔臣奔喪守制以植萬古綱常

懇乞慎獄緩刑以恤民命以固邦本疏

懇乞天恩俯答休致疏

奏乞天恩賜復舊任恩典疏

懇乞錄薦吏拔異才以光聖治以風九牧

奏報巡撫四川到任交代疏



題為處懸夷清軍伍以靖地方以杜冒濫

再乞准放回籍調理以延殘生以免曠廢

卷之二

序二十一首

聘君趙圭洲文集序

二夢集序

河南鄉試錄後序

擬河南鄉試錄序

碧蘚集序

寶綸樓詩序

五岳游草序

洞衡續稿序

大玄吳氏族譜序

洞衡漫稿序

忠烈流芳卷序

謝道亨會稿序

方司馬十二吟序

田侯章華別意圖序

酒史序

壽王孺人八十序

奉壽大司寇西石王老先生七十有八序

壽鍾竹溪暨配高孺人同登六十序

壽外舅余守愚六十序

太學李玉齋暨配黃孺人七十雙壽序

邑侯朱景亭榮獎序

卷之三

序十九首

賀少保王公晉掌本兵序

少司馬吳環洲總督軍大軍門序

秘書黎瑤石晉秩藩大夫序

司農大夫陸思山出守興化序

明府王雲石更賢導化序

楊公憲副滇南序

大中丞東源朱公巡撫應天序

送龔君之光州序

贈楊大夫仕學篇

李肖峰晉司農郎序

蔣菴野之姑蘇序

楊大夫沔膺榮發序 贈邑侯張公序

栢鄉劉侯考績序

杭邑博院道交卷序

郡貳胡君西臺交獎序

宋太中宋玉傷春文

送陳洞衡玉才篇

贈盧君孤松篇

卷之四

記 四首附客對

恩謹記

谷口草堂記

五可堂記

重修東嶽行宮記

客對

卷之五

傳十首

顏魯公小傳

雙節傳

曾祖大使公傳

大父國子公傳

先考誥贈中憲大夫鴻臚公傳

先妣誥贈李太恭人傳

處士公井峰傳

文學公岐南傳

先兄萬安公傳

亡兒而廣傳

卷之六

祭文二十首

祭馬乾菴相公

祭太僕卿王繼山

祭丁封君翰林學士

祭耿太夫人

祭郜太夫人

祭孟封君夫婦

祭饒陽邵縣君

祭桐栢今白寥村

祭余守愚兄弟合葬

祭上舍東南川

祭先兄萬安公

祭始祖華仲公

祭始祖明府宗源公

祭高祖雪筠公

祭曾祖大使漁隱公

祭祖上舍友筠公

祭誥贈中憲大夫鴻臚寺卿先考丹崖府君

祭誥贈先妣李太恭人

祭先兄萬安公

七月望日祭亡兒而廣

墓誌銘三首

明故文林郎安縣知縣純峯丘公墓誌銘

明故文林郎桐栢縣知縣次峯丘公墓誌銘

明故鎮雄府經歷張君周川墓誌銘

墓表三首

處士陳君觀泉墓表 處士清川余君墓表

國子監助教懷遠謝公墓表

卷之七

書牘共三十首

上瑤泉申相公五難書 荅瑤泉申相公

謝荆石王相公 報荆石王相公

上首揆王荆石相公 荅荆石王相公

上王荆翁申救饒主政 候荆石王相公

賀洪陽張相公拜政府 與大中丞李漸菴

荅大中丞耿楚侗 與大司成趙激陽

荅大司寇王鳳洲 與宮諭曾植齋

與祭酒趙定宇 荅謝司農張弘軒

與諭德吳復菴 荅侍御艾陽溪

荅直指朱鑑塘 荅僉憲丁勺原

荅太史李翼軒 寄御史艾陽溪

謝直指徐念承

荅徐憲周寧宇

荅太叅李翼軒

荅憲副張望湖

荅宮諭吳復菴

荅主政張中宇

與宮諭李九我

與丘次峯明府

卷之八

書牘三十四首

上政府乞休

謝政府新任恩典

寄太僕沈繼山

荅寺丞朱訥齋

與學憲蔡青門

與少叅王太初

與符卿周二魯

荅少卿周三魯

與左轄朱明虹

與憲副陳任菴

與洗馬趙定宇

與給諫鄒南臯

荅右轄陳五岳

與督學劉肖華

報給諫鄒爾瞻

荅雲夢孫山人

又荅孫雲夢山人

與友人

與督學李本寧

荅陸山人

移胡生雲從

報友人

與少叅王太初

荅主政周槐村

荅朱宗尉進甫

與少宗伯趙定宇

與考功歐楚門

荅柱史王同年

與明府丘次峯 三首

答上舍李玉齋 二首

移胡生守正

與直指朱鑑塘

卷之九

七言律詩一百二十首

西臬出京

午日九龍池二首

關中述懷燕簡李本寧

聞有救焚救不果

夏日與友人集邢明府樓

過六盤山四首

蘭州呈謝肅王三首

甘泉塞上呈候中丞三首

奉和兵備張右渠二首

戲與李使君索真一酒三首

午日重陽宮

鄆縣馬明府拉遊漢陂空翠堂紀興二首

王翰林敬夫亭子

贈李秦養使君

答贈張明府

暑日飲後見白髮

僊游寺飲趙解元書樓

送姚劍南右史歸蜀

寄呈馬乾奄相公四首

倩友入遊終南五臺山宿山半竹林寺待月

登臺三首

歸憩天池寺與友人共飲池上二首

早登天池山頂望關中二鴈塔

天池頂觀無垓上人塔并衣

登終南東五臺紀興二首 曲江志感

下五臺山至涼水泉寺小憩而歸

戲贈張國賓見訪 將遊華嶽簡張君

寄趙守身申太白之約

過乾州唐武后墓畔 寄勗朱宗尉進甫兄弟

贈陳明府再入計 蒼李使君用白髮韻

壽邢母一律 奉和朱秉器憲使二首

簡葛別駕 別巴渝羅孝

友人道余童時曾讀逢干事有感悵然賦此

寄懷沈純父成金沙二首

蒼寄孫兆孺山人 寄懷白叔升同年

寄懷蔡伯華謫淮南 送吳國子守秦州

蔡夫下第歸楚

贈曾少參致政歸楚其冢嗣今為中丞二首

送孫山人歸楚 題竹蘭亭二物

和李太史伏日小集 送李別駕出補江西

送林宗伯考績還金陵

戰計部同年還金陵

劉國子還金陵

壽李封君八十

送雷育吾守吉安

舟中漫興

恒山江月

次何公韻

登龍王堂二首

南還別蜀中高子

過黃梁夢謁純陽盧生

訪石門倦子

泊舟江陵

別南陽曹子

秋夜同友人飲開元寺

登岳陽樓有感

七夕藥城周明府招飲開元寺二首

皇上奉

西宮觀化擬應制二首

內閣芍藥盛開有述

塞上呈方大司馬二首

塞上呈少司馬吳公

送張參軍之鎮雄

送陶簿之武義

寄贈吳宗高助教東歸

奉迓張汝登大參蔡伯華督學

秋日憲使馮仁軒拉余同張龍津蔡伯蔡青

門學憲遊洞庭君山紀興三首

考槃草堂竟陵十詠

六美草堂

玉沙草堂

獨耕草堂

蓮花草堂

南紀草堂

建興草堂

背郭草堂

梅花館

雪坡草堂

建昌江月

壽上舍曾璞塘六十

壽別駕余龍潭八十

壽明府兵次峯七十

贈魯儒士冠帶歸楚

壽吳心泉壽官七十

卷之十

七言律詩三十一首

奉和王忠銘大宗伯紀鶴并見謝新詩二律

又和王大宗伯托為鳥言賡詩二首

奉和趙宗伯定宇次韻來鶴二章

舟中望廬山不見二首

次丁江臯咏雪韻兼呈

贈別友人二首

李太玉齋七十雙壽

送王弘陽兵部還聊城

立秋日風雨與友人小集二首

遼東大捷進寮駝志喜二首

長安曉望二首

暮春初集射圃二首

郊外即事

中元月食志感

贈朱邑侯二首

送王邑丞歸蜀

別彭邑諭遷鄖陽授

送劉司訓遷英德諭

燕市放歌行贈陳洞衡歸武陵

七言絕句五十五首

遇僊宮六首

秦中寄故園十首

與友人遊呂公洞坐飲一天門聽羽人吹簫

與友人飲說經臺下夜半乘興登臺上二首

寄丘純峯明府卜宅城中四首

寄李使君張明府比部三君子五首

劉中丞萬竹園四首 李元陽文園瑞竹五首

午日朱宗侯進甫貽家醞口占二絕以謝

玉州酒四首

贈穆煉師二首

遊君山四絕句

暑中睡起偶成

早起望西山雲氣

次陳洞衡風雨詩四絕

五言律詩八首

舟中讀書

早發新淦二首

九月十日臨藩伯黎惟敬比部蔡伯華山人

趙惟和集沈純父宅賞菊得園字二首

即席酬沈純父

轆轤

賦得青青河畔草

別楊司訓還掌教

附諸公贈詩 共計七十首

寄懷艾和甫戍西寧 嘉興沈思孝右都御史

又集唐句

寄艾和甫年丈遷光祿 沔陽陳文燭大廷尉

送艾和甫年兄擢同卿入都 五言古詩

贈艾和甫光祿二首 新淦朱孟震副都使

壬午秋澗河有懷艾純卿 新昌蔡文範少卿

寄熙翁艾老師二首 高邑趙南星考功知中

寄艾和甫謫戍西寧 永豐張鏗僉憲

送艾熙亭西戍五言 巴陵方啟參參政

簡艾熙亭老年丈 武陵龍德字員外

送艾熙亭老先生赴 周 山人

送艾熙亭先生之西戍 王作 蘇明府

贈艾純卿西赴塞上 平江丘萬瓊 湘

送艾熙亭之關西戍 臨湘洪一 楚郡丞

送艾熙亭西戍 平江李本意 主事

送艾純卿之甘泉 平江李本恕 右史

寄艾和甫光祿二首 萬安朱維京 統祿

簡熙亭夫南禪寺五言律

送艾熙亭先生之留都

送艾熙翁西成

陳昌言郡丞

奉贈熙翁艾老先生

關中張學道

喜艾純卿至五言律

渭臺漁父

奉贈艾熙翁

巴渝羅太易孝廉

途中新詩見貽寄此奉荅

清卿艾公惠鶴賦此謝

瓊臺王弘誨禮部

艾鴻臚荅荅一章有風人之致再贖二章和韻

寒夜飲鴻臚

常熟趙用

艾和甫貽詩以鶴見贈倚韻奉報二章

代別艾老公

送艾熙翁老先生五韻

臨川湯顯祖主事

贈艾熙亭先生

同安蔡守愚副使

寄艾和甫西成湟中

華容孫斯億山人

又絕句八首

寄贈艾熙亭自西成赴召二首

劍門行送艾熙亭使君

送艾使君觀察巴蜀五言律八首

新春賦得汨羅水寄艾純卿

寄艾熙亭卜居城中

艾純卿歸自蜀中逢予荊州賦絕句

賦得岷山歌送中丞艾熙翁驛

宣塔華易三

贈熙翁艾老公祖請告歸荆南

巴渝曹大壑

部

艾熙亭先生文集卷之一

平江 艾穆 和甫 著

沔陽 陳文燭 玉叔

蘄淦 朱孟震 秉器

高邑 趙南星 夢白

臨海 王士性 恒叔 校

不肖孫日華輯

疏

建言綱常疏

刑部山西司員外郎 臣艾穆雲南司主事 臣沈

思考謹

奏為懇乞

聖明俯容輔臣奔喪回籍守制以植萬古綱常事項
大學士張居正有父之喪

朝廷援楊溥李賢金幼孜事例奪情勉留曾不移時
而彗星突見光亘數丈漸逼中天臣等仰觀星
變俯察物議相與俯膺對泣廢寢罷飧意在是
之臣必有能指陳綱常大義以感悟

等衣者詎期附爰鄙夫如御史曾士楚都給事中陳
謨甘犯清議望風保留致使人心長尤舉國
若狂紀綱風俗將大壞而不可支矣矧今星變
未弭大火隨繼

天池

祖宗之靈所以儆

聖心者益惓切焉臣又安得以無言責而緘默首祿
哉臣非不知

陛下雷霆之感不可測也顧思平生所學何事而又
愛君憂國天植其性與其徒泣無益不着昧死
進言即進言以死而萬古之綱常或賴以明則
臣雖死猶生也於是臣不敢愛其死瀝血為

陛下陳之

陛下之留居正也一則曰朕為社稷留二則曰朕為社稷留是矣然而大學傳曰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夫語治國平天下之道而首之以老老興孝語天下之平而係於長長親親則知社稷之命脉在綱常而羽翼綱常者在輔相君天下者為命脉而重羽翼則可為羽翼而傷命脉則不可故先生制禮嚴上天下澤之辨而三年之喪天子與庶人一焉夫以尊如天子而所以下同于庶人者獨以此况下此而輔相乎可託言權變而目之為匹夫小節儒生腐乎經曰愛己之親者未有不愛他人之親者也往

陛下有

先帝之喪擗踊顙天筑筑在疚特以天地臣民不可一日無主雖抑情臨朝而其慘怛之容究然可掬中外臣工仰窺

大聖人之孝通神明而塞天地今

陛下舉天下以聽於居正固將以居正為心腹臣也

所宜推愛親之心及其父推為人子之心置之腹是謂君相相視一體而其孝豈不稱錫類也哉夫明王以三綱五常定天下而元輔大臣者綱常之表也居正儼然在衰經之中柴骨灰心形影相吊而顧乃強所不安使之裁冠茹哀于岩廊之上大非朝廷禮體昔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夫禮由元輔大臣出也謂非天下四方之所觀者哉

陛下以孝治天下而

經筵日講莫非講以此也可舍先王之制不言而言

近代之例耶當此承平治朝可論理之變而不論理之常耶居正今以例留而厚顏就列矣如異時

國家有大慶賀有大祭祀為元輔大臣者若云避之則於君臣大義有不可欲出則於父子至情有不安臣不知斯時

陛下何以處居正居正何以自處耶徐庶為母之故而辭劉曰臣方寸亂矣居正獨非人子而方寸不亂耶能復坐廟堂從容論道如常時耶且居正躋人臣之極資荷不世之殊遇者果身從何

來乎必先有居正之父而後有居正之身

陛下始得而有居正也可令其執親之喪而鳴玉曳組于朝不得脩匹夫尋常大都之節耶夫天下事非一相可辦

陛下母謂在朝諸臣不皆居正若也昔人謂人皆含靈惟所誘致故君好精明則果銳喜事者進君好渾厚則淳龐鎮俗者進

陛下但當審所好尚而何患於有君無臣乎如以居正為賢矣宜令居正公天下以為心而舉賢自代可也又或令其居憂之暇反躬省過以斯民

三代為不可欺以草野輿論為有足採易其果於自用之心而虛以受人悔刑名慘刻之非而回思乎伊傅周召未必非社稷之福也俟其二十七月服闋起復于時居正精力正堪付託斯則

君相舉動光明昭示萬代又何必強所不安使之喪

冠茹哀于岩廊之上以傷國體而廢先王之制

耶臣又聞之古之聖帝明王以仁孝之情予之

臣而未聞其奪之也為人臣者亦各以其仁孝之情求遂于君而未聞為其所奪也夫情而謂

之曰奪豈處世事執奪之一字豈所以教天下
後世以孝者哉然亦有不得已而奪而借之以
為孝者此又非有兵事使之不可也如魯公伯
禽之哭而征戎是也方今

陛下茂齡已登十五而又有天縱神聖非至少國疑
時比矣威靈暢于四遠而南北戢戈繁矢矣宮
府一體而臣工烝烝嚮治矣此正元輔大臣可
以守道秉禮之時而乃援是萬不獲已之例使
不能有三十年之愛于其父而得稱為人子天下
後世其謂居正何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
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
能說之仁人孝子之重仁親而畏公議如此在
居正宜有同然者

陛下忍重違之手

陛下以禮義廉耻風天下而不知風之自可乎無論
漢唐諸臣如宋仁宗起復富弼認誤援故事切責
且命中人督弼起弼抗章言天下無可宰相奉
行常制豈可與太宗時比仁宗知其不可年乃
已

國朝輔臣李賢等亦奔喪回籍守制然後奪情起

復當時諸臣尚且因之以奪為榮以匿為巧不復知禮義廉耻為何物而况居正今不奔喪又并奪情起復之例而廢之者乎語曰作法于涼其敝猶貪作法于貪敝將何極由是天下之為子者皆不知有其父為臣者皆不知有其君為弟者皆不知有其兄而天常人紀墜矣當斯時也欲以法術整齊天下而使之不亂何可得耶
伏望

陛下愛居正以德毋愛以姑息速令奔喪回籍守制以全忠孝大節則綱常植而朝廷正朝廷正百官萬民莫不一於正而何星變之不可彌哉干

冒

天威臣無任隕越待罪之至

慎獄緩刑疏

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臣艾穆謹

題為懇乞

聖明慎獄緩刑以恤民命以固邦本事臣備員刑部四年年矣每讀重犯爰書情罪似的然有據及細審初情每與爰書矛盾詞多文致以是知獄情曖昧隱僻伏在覆盆者固刑部之所不能訊

而大理寺之所不能評者也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易曰君子以議獄緩死豈聖王故務為是姑息哉以民命至重而匹夫匹婦結憤含冤飛霜召旱者誠重為太平之累也我

太祖高皇帝懲胡元之亂刑用重典及見老氏書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遂憮然曰朕朝殺若干人暮仍有若干人犯者信哉老氏聖人之言君人致理之上術也大哉聖言豈非萬世聖子神孫所當誦法者哉頃者詔旨屢頒限額多決決少者至奪俸奪官臣以為決囚但當論其罪之當否不當論其數之多寡如當其罪決千百人不為多如不當其罪一人不決不為少而可限之額乎夫人孰無好生之心哉而

明詔之嚴若此則好生之心將不勝其為官之心此正昔人所謂目安之道在人之死而雖欲不濫決以取盈不可得也夫惟其決之取盈也目今尚有累年故殺未決者可以應之矣將來故殺者而不足必將決及於鬪毆殺人者鬪毆殺人者而不足必將決及於非殺人而死者非殺人而死者而不足必將決及於可矜可矜者而民

之寃寧有既哉此其法有必行勢有必至者也
又奸徒賣法走空者律止徒罪耳今謂情重律
輕引例用三百斤大枷不移時就斃夫律也者
定法也例也者偶一行之者也以律律天下之
人則自踵至顛而犯法者什九矣以例佐律則
為法外之法而人將無所措手足矣如強盜止
據五分贓便擬斬由此推之而以律律人者何
可勝原也律不能行而况於例乎况其人斃於
枷木之下者必經厥衛衙門相視經旬日而後
收其屍多上為烏鳶之所攫下為犬豕之所啖

比之斬絞重犯慘尤甚焉方今

聖母建塔齋僧希心杳真荒唐為

陛下祈萬壽無疆之福何不禁用此大枷豈不愈於
造萬塔齋萬僧也哉夫

陛下好生一念固天下萬生之命脉本根也時當冲
齡培而養之可與為克弊禹湯文武而乃輔之
以刑名之慘可乎夫棍梃豫章之始芽也而戕
其柯葉則參天翳日之勢無由見矣靈鳳之始
苞也而戕其毛羽則千仞之輝無由攬矣况今
不但戕其柯葉毛羽又并其本根命脉而戕之

乎虧損聖德上干天和如是而望太平之治也
難矣臣在刑部目擊其寃寢不安席食不下咽
不得已而仰塵

天聽伏乞

陛下念民命之重鑒用刑之寬殺人不論其多務寬
次囚之罰擬罪惟比諸律禁用法外之枷則刑
措之效庶幾可臻而

聖壽國脉綿於億萬年者端在是矣

請復恩典疏

南京鴻臚寺卿臣艾穆謹

奏為舊任

恩典追奪銀乞

人恩俯賜准復事臣昔官刑部員外為建言輔臣張
居正奪情致蒙

嚴譴居正將臣舊任國子監助教考滿移贈臣父
勅命一道刑部主事考滿贈臣父封臣母與臣及臣
妻

勅命兀四道盡行追奪臣伏念臣兩次叨

恩起用累陞今職臣為生者已足吐氣而

恩典未復臣之父母猶若含冤地下查得已前起用

諸臣皆得蒙

恩准復臣實與之事體相同伏乞

勅下吏部照例題覆准復前後

勅命庶使臣存歿叨光感戴

天恩於無極矣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奉

聖旨准照見任職銜給與誥命吏部知道

鴻臚乞休疏

南京鴻臚寺卿臣艾穆謹

奏為臥病曠官懇乞

天恩俯容休致事臣昔官刑部員外為建言故相張

居正奪情是時居正陰結馮保掩蔽

聰明矯

詔將臣廷筮遠戍捷之

朝堂死竄絕域臣謫居五年浪迹山水無復玉門

生入之望乃荷

聖明一旦起臣自流沙萬里徙官蜀臬而旋復

詔之還朝拔擢光祿少卿臣丁母憂服闋之後已

臥病三年矣不自意

聖恩又起臣原官夫以臣之殘骸餘魄懸寄游金幸
得不身膏香土白草此身固

陛下再生之身矣矧優叙狂愚躋之九列又前疏請
復

恩典蒙以

誥命破格給臣

聖恩之隆天重地宜何如為報雖以臣之謫劣猶加
乘鴈於渤海之濱而指此

陛下再生之身以報

陛下固臣之分亦臣之心也第臣蜀婦時有次男生
貞艾而廣曾隨臣遠戍者觸石敗舟必葬江魚
之腹今臣萬念俱灰歸丁母憂苦塊之濕右足
患腳氣刺疼又痰火上攻頭痛如破頃忽於前
月內舊症並發醫藥罔功且鴻臚雖稱閭曹原
非養病之地臣心雖常戀

主尤切首丘之情以故不得不哀鳴於

君父之前或謂臣官冷局若非始願者不知臣昔官
國子繼官刑部又繼之戍極邊前後二十年間
不以為苦也而今反薄卿寺不為耶又或謂近
時諸臣中有徃徃因告得遷者臣誠私心豔之
而以退為進也不知臣歷觀

本朝先年諸臣率多年四十以上致仕者臣今行年

五十有七日擊前此以言羨謹者多矣鮮有如
皇上留臣萬死之身而又親見

國是之定旋蒙顯拔之榮者臣今官京堂四品視
御史劉臺之身斃戍所者已遭遇倍萬矣如是
而不自知止足昔日奮不顧身之謂何而今為
得隴望蜀計耶且明主之遇臣也在於體其志
而不在於昌其官蓋臣之報主也進固可以展
采宣猷而退亦可以禔身善俗臣雖非其人可
謂巖棲川游遂無所以為效忠報

主者哉又况方今賢俊布滿中外寧獨少臣一擁病
尸位之人哉伏乞

皇上俯憐臣餘生多病

勅下吏部題覆准令休致臣不勝激切懇祈之至

薦拔薦吏疏

太僕寺卿臣艾穆謹

奏為懇乞

聖明錄薦吏拔異才以光聖治以風九牧事臣惟天

下之治在用人而用人者在知大然必先論人

品而後論人才人品正則其才之所用為君國

而正人品邪則其才之所用為富貴而邪至於

鼓舞人心轉移世道又在上之人有以風之夫
謂一人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頃者

皇上斥佞登良舉廢振滯一時善類矯矯吐氣矣然
而持衡握銓之臣所恃以知人用人者內之惟
清議公論是憑外之惟撫按保薦是據近見各
郡縣官者蓋鮮焉夫士之取重於世者以人不
以官豈官高者可論人品而官卑者獨不可論
人品乎况官高而好脩者固多含光沉馨不為
名高而亦不無操隱約之蹤以冀終南之捷者
至於郡縣官卑而好脩者則固閭泐弗耀絕意
時榮其人品充真也以臣所聽覩有秉古道於
今時抱獨醒於衆醉清足蕪頑音足矯俗者惟
原任崇陽知縣周應中賓州知州葉春及馬應
中由進士任真定縣當馮保用事之日正瘴熾
薰灼之秋立抽分之法而負販窮民不勝流毒
則為四禁不行造父母之墳而撫按道府爭相
詣祭則獨一足不履申請院道之贖鍰以繕府
城而經年之大役告休堅留帑藏之美餘以備
賑恤而當弊之私心重拂值撫按建巨璫之坊

則鑿去本縣姓名致以賊私論劾調山邑行均
田之法即清出豪宦隱匿因而媒孽中傷被彈
文而詣闕保留之疏凡經數上離縣治而瘞道
攀卧之衆不下千人建生祠於王官陞任之後
益見去思采風謠於窮巖蔀屋之間尤徵遺愛
是時權相張居正惡其以門生見外撫按陳瑞
朱璉忌其以正直相形三任為今而水皆買吃
十載居家而糧無夙春即今年未五旬猶然壁
立千仞此一臣者至公極蕪任恣任謗本其志
節之剛方雖歷九死而猶其鼎鑊論其才猷之

揮霍可提十萬而橫行匈奴所當照趙世卿起
用例以備備兵督府之任者也春及以舉人為
邑令學綜百家文追兩漢砥行以聖賢為師抗
志出塵俗之表平生大節無愧鬼神一念精誠
可貫金石忠愛得之天植經濟乃其夙心當

穆廟而條陳一疏言言皆匡世遠猷宰惠安而錄政
一書種種悉安民要畧拂衣東粵著述獨多結
隱羅浮節槩愈勵曩足不入城府清風式化鄉
閭鍾化民曾親代其任而知八閩同清淨寧一
之謠滕伯輪嘗躬造其廬而聞兩粵起康頌之

儒之頌直如汲黯而稍薄淮陽達似賈生而未
召宣室即今年躋六袞氣雄萬夫此一臣者若
能破拘攣而委之事權庶能究其用倘猶循恒
調而勞以州縣恐益遂其高所當內之處以勸
講之任外之可備節鎮之寄者也昔漢武帝讀
相如子虛賦發為生不並時之嘆若致不及錄
用之惜今以二臣之高品異才生當明盛之朝
而可使之舍抑白首腐同草木以終乎此其責
固不在二臣矣夫員巧競則洵直微闖茸庸則
莠黷黜脂膏與則介特遠所以崔琰進而廉儉
成風楊綰用而淫侈改度用人關世風隆替非
渺小也况鴈行鱗次之資非所以侍儻非常
之士而聖主拔之以風天下激人心則又非
倖富貴之徒所得援以為干進之例者臣以之
今日之用二臣宜無為此拘拘也臣叨餘生又
荷重畀於應中見之真於春及聞之真故舉之
以自代伏乞

勅下吏部題覆如果臣言不謬即行破格錄用世道
幸甚臣亦幸甚

奏報交代疏

欽差提督軍務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臣艾穆謹

奏為交代事臣原任太僕寺卿萬曆十九年九月

二十八日准吏部咨為缺官事該本部等衙門

會推題奉

聖旨艾穆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等處地

方提督軍務寫勅與他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臣

隨赴鴻臚寺報名詣

闕謝

恩都察院到任十月二十六日領

勅書一道

陞辭於萬曆二十年二月初九日入四川境本日十

六日以前任巡撫右副都御史李 咨送原頁

符驗關防并吏卷到臣接管行署外臣惟巴蜀乃西

南要荒之域華夷表裏之區內環土司外鄰胡

虜况值兵荒之後時見生靈凋敝必需廣敏之

才始堪拊循重寄而臣以茲庸末品樗櫟謏材

曩司馬政尚漸問寺之曠厥茲捧

綸恩勉圖疆陲之報塞飭憲度以糾官邪冀少紓手

九重西顧詰兵戎而弭盜警期安輯手全蜀軍民臣

下情不勝屏營之至

初陳予告疏

欽差提督軍務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臣艾穆

奏為患病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俯容休致以延殘喘事臣稟賦壯盛少無病侵
曩因死甯胤絕域致將元陽漸耗疾病叢生乃荷
聖明起臣蜀臬歷拔南京鴻臚寺卿是時臣年將衰
右足早見痰濕曾已具疏乞休復蒙

皇上渙發

綸音容臣照舊供職又蒙

召人為閩卿臣敢不捐軀圖報勉強支持頃者

陛下不知臣之不肖委以全蜀重寄臣感激

聖恩

陛辭就道已於萬曆二十年二月初九日入境歷經

蜀道之險衝冒嵐瘴直抵嘉陵痰火大作昏暈

仆地移時方甦此該地方官吏師生及左右將

校所共見也臣遂暫駐順慶府力疾辦事調理

浹洵病勢稍簡始敢勉入鎮城臣竊自惟昔類

皇上聖明叨一生於萬死是臣今年五十有九之年

實

皇上再生之身也捐此再生之身以報

皇上臣之分亦臣之心也臣雖才識庸愚惟求以勤
補拙日每孜孜視事向親藥物罔功入夏心火
稍寧痰又流之左臂動履為難詢之醫人皆曰
痰厥流注似風非風必假數月始得復舊臣惟
風痰始入經絡雖非沉疴氣血先已虧損勢難
速效況值夏秋之候不無邪火熏蒸形敗骨立
真元漸耗恐無痊復之期矣臣若不請

命于

君父之前擁病尸位曠官誤事且貽

聖明西顧之憂如人臣之義何是以不避

斧鉞冒昧

瀆陳伏乞

勅下吏部察臣病情真切亟為

題覆容臣休致調理速推代者以重西陲臣不勝
激切懇祈之至

請發苗兵疏

欽差左提督軍務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臣艾穆謹

題為賊虜合謀猖狂日甚

請發苗兵以彰

天討以伸

國威事臣讀邸報見逆賊劉東陽等承恩等皆違天朝勾虜入犯謀殺撫道占據鎮城盜號稱王誤觸天怒夫以堂堂

天朝全力之盛而么麼小醜乃敢若此何與燧前之飛蛾投燭而後烈燭釜中之游魚橫躍而待自烹乎今臣無益論

皇上宵旰之秋正臣子流涕之日即以秦蜀地方言之蓋唇齒之邦秦之有急蜀為應援義也臣每腐心切齒恨不食其肉而寢處其皮久矣頃見撫臣葉夢熊奏練苗兵意氣甚雄藥弩毘利奮勇衝燒堅城冒天擊馘虜首臣以為

國威漸振逆賊計日可下矣奈何狡虜垂涎爭夏已久賊乃乘彼之志厚賄招來膠固合謀東突西衝以故我兵首尾牽制攻禦為難若非強健捐生之兵堅甲鋒利之器安能近彼虜馬而陷彼賊陣者乎臣竊自思惟使得苗兵數千衝突其間禦虜破賊則賊必披靡軍威自振而勇夫

疊出膚功可奏矣於是謀諸三司等官及詢父老子弟咸謂川有播州之苗兵石砭之健卒頃調討賊彼則無堅不破何鋒不衝蓋以二家兵卒日事戰征膽氣雄壯且各紀律嚴明秋毫無犯而樂弩器械種種整齊况二司酋長時罹於罪意在立功各有滅賊之志臣方擬疏

請發間適奉

綸音調取川兵三千名至寧夏剿賊禦虜臣欲遣發此兵以期滅賊臣恐緩難應急臣遂調各鎮練集標募苗兵三千名行委近調京營叅將劉綎

統領刻日赴彼應援間臣又讀邸報該撫臣葉夢熊題稱虜酋卜失兒莊禿賴等蓄忿已久遂乘內地至虛蝟窠蜂群一旦深入加之叛賊錯雜其中與尋常入犯者大有不同攻城愈急賊守愈堅軍兵僅有三萬而被傷者甚多虜象壓境顧此失彼無可奈何夫賊衆我寡何以應敵而地方安危在此一舉即遠兵尚可擬調况秦蜀相鄰者乎臣願於播州石砭二司兵內各簡選一千五百名共精兵三千名令二司土舍

馬千乘統赴臣軍門委平番守備文可觀

總統前赴陝西軍門聽令分布殺賊禦虜一應糧餉即於前奉

欽取二十萬內通融處給若有不敷與各器械等項聽臣會同按臣措給應用無煩

聖慮既不敢違

皇上已發之

成命又不致誤前後誦發多兵之行糧務期及時協

力以掃蕩妖氛而紓

皇上西顧之憂除臣見在差官徵調簡發外伏乞

勅下兵部查議謹

請施行

條奏事宜疏

欽差提督軍務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臣艾穆謹

題為處黠夷清軍伍以靖地方以杜冒濫事臣惟
朝廷定立軍法以馭諸夷順者撫之逆者誅之是
今四夷來王之意深且遠矣儲養軍士以禦寇
盜緩則練之急則遣之是以鎮靖責諸軍兵之
意亦深遠矣臣自蒞任以來每念行伍之不振
蓋因冒濫之未清夷狄之犯順向緣玉石之未
別臣茲分符鎮蜀加意講求日視月省影射如
常亟力撫綏桀驁如故然馭夷之道又在酌乎
時宜蓋醞釀所以蓄禍而張皇亦所以激禍均
非地方之福也臣荷蒙

皇上再造之恩容臣在任調理敢不矢心任事以圖
報塞每於力疾視事之中博訪全蜀利害宜條
陳者無慮數十事俱不敢瑣瑣塵瀆

天聽謹將鵬勦黠夷之策清汰軍伍之法列為二款
為我

皇上陳之伏乞

勅下該部酌議上

請施行地方幸甚臣愚幸甚

計開

一制馭番夷夫馭夷之道固在乎撫剿二端然
須者撫之健之懷吾恩而不吾叛逆者誅之
使之畏吾威而不吾犯而已但邊徼之事貴
在防微杜漸綏遠之術尤宜因時制宜自今
日觀之在松艾建南各地方幸仗

皇上威靈龍服斥猴不驚而白草諸番素稱獨犍疆
土被其侵占諸民受其荼毒萬曆七年以至
十四年間稍稍悔禍認蠟輸莜業經二次

題報不過順其時而撫之以示羈縻之術耳今該

臣履任之始督行原任安綿道僉事張世則
世則又圖畫漢夷之苦樂編成美陋之歌詞
督令石泉縣知縣從行知會同守備把守等
官責令冠帶土民李世選等齎入各寨傳宣
聖化諭以溫言於是諸番懷我德音羣聚千餘相率
來歸情願增糧

貢馬更姓改村蓄髮教子請為邊氓退還我疆土
認守我藩籬具報到臣幾四十寨延袤三百
里臣以為遐陬絕徼天日不臨之夷咸爭自

洗濯入

聖治輿圖中而閩沕幽昧一旦耀於光明誠邊方奇
事第其夷性之叛服靡定而編籍之意向貴
誠必須事出中心之安庶可圖為善後之策
臣即批行該管地方各官多方撫諭結之以
恩信教之以忠義察其蕃意果真版圖可定
聽該道造冊通詳另行酌議具

奏以風諸夷此則用夏變夷之策臣固得而行之
矣惟是永寧宣撫司土目沙卜石耶洞長官
司正長官楊正魁一則欺姦主毋撥置生非
一則變亂版圖擅自改隸各乃故違

明日均宜加兵剿除但蜀自大破九綵之後人皆萌
喜事貪功之心當關者又從而挑夷釀亂如
推官吳時泰指揮鄧承業二人首發大難以
致當事者連年用兵雖幸平定

去矣捷而蜀之元氣受傷多矣譬之人當大病尫羸
之後貴在培養生理而忌用剋伐之劑奈何
二酋桀驁如此而邊吏報警之文日每踵至
是又不可不為一處者臣敢將二酋顛末與
應處之策據實請

命查得永寧宣撫司先因土官奢劾忠病故遺子奢

崇周幼小與其妻妾奢世統奢世續寡居無
主而土目沙卜欺姦世統撥置爭印互相讐
敘奏奉部院咨劄移行川貴兩省撫按會委
多官勘將該司印信與落洪地方俱給奢崇
周掌管仍委官坐鎮待崇周長城襲職之日
管理世統住居祿肇沙卜住居撒魁不許干
預撫事題奉

欽依在卷乃沙卜不悛前惡不容委官坐鎮世續復
行

奏告咨行復勘問沙卜又復賄買水西夷兵直抵
永寧城外虜生靈其禍甚慘隨該貴州撫臣
舒題參兵部覆將統卜縱兵劫殺與安酋
貪賄助兵掠擾內地貽患軍民等情題奉

欽依咨行撫按官勘明具

奏轉行司道先後行委同知等官袁世南胡考崇
等會同貴州委官勘處經今五載竟未完結
近因奢崇周已奉

欽差劄行就彼覈職名器有歸落洪昇民向附者衆
而世統以母道自居崇周不以子道善處嫌
忌滋起怨忿日深加以沙卜胡遷喬等文圖

其間拒抗

明旨勾連水西多兵張彼聲勢占住落洪安酋利其
貨賄公然黨助自去歲八月到今兵連禍結
一年矣咨行貴州撫臣葉諭安酋撤兵不啻
再二矣彼則陽為退撤陰實助之彼既不行
撤兵統卜占據如故宜乎崇周

奏告不休使安酋兵解則統卜必不能久居落洪
統卜既出則二婦構爭之情自解矣又何勘
焉故落洪地方二家所爭者此地也官司所
處者亦此地也今統卜擁兵占據而安酋助

之兵力以求必得要挾情態昭然眉捷非挾
崇周乃挾官司必與之其願方遂其兵始解
將視

王法何如視官司何如也夫沙卜擁兵占住落洪安
酋助兵為之煽虐以故承委之職屢更督催
之檄頻下官司期會甚迫夷酋耳目若塗曩
日之濟惡為殃尚未正法今日之兵連不解
更屬怙終玩

明旨如弁髦視憲案若故紙以滋桀驁惟厥情形不
惟勘案無完銷之期抑且事勢有跋盪之漸

况永寧雖隸川省水西則屬貴州地當兩省牽制尤多乞

勅貴州軍門詰責主酋安國亨速將見助之兵盡行撤退毋容一兵一馬潛住落洪臣即公同按臣移會貴州撫臣行令叙馬瀘兵備道副使高則益會同貴州畢節道俱詣適中地方督責行事并行叙瀘叅將曹希彬量帶漢兵公同各該委官直至彼中宣諭奢世統欽遵原斷速退祿竿住居聽其自贍其落洪地方退還奢崇周管理仍令速將撥置奸徒胡遷喬等各正身獻出明正其罪以杜奸萌倘其仍前負固則聽臣等姑置以誘之密布兵力以羅之出其不意以鵬剿之不必動調遠兵運輸遠餉惟令兩省該道移會叅將等官量帶漢兵駐劄要隘一以防其奔逸一以杜其助兵密令奢崇周挑選強健部兵數千許以重賞即其所捕獲財鹵盡以與之便可得彼死力我兵密於布置為之應援止擒沙卜與胡遷喬等正罪即收全功此所謂以夷攻夷之完策也又查得石耶長官楊正魁向以改隸

事情與酉陽宣撫冉維屏

奏告有年萬曆十二年間正魁自將黃冊梔寫臺慶衛銜頭齋赴布政司查覈駁回冉維屏遂將擅自改隸之情徑申南京戶部備行後湖查勘隨該南京戶科等衙門管理黃冊給事中等官余懋學等奏奉

聖旨土司管轄國初已有定制楊正魁如何梔寫衛分撫按官亦不行叅奏且不究石耶土司照舊隸酉陽宣撫如再抗違重治不饒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隨准戶部移咨前來備行兵巡

上川東道行令楊正魁遵照舊規隸屬酉陽造報訖後因南京後湖駁行備造駁語黃冊間正魁又行申詳仍要改隸屢次行奏知縣等官繆守之等多方化諭執迷不服萬曆十九年正月內冉維屏因見前冊催併甚急遣兵把連楊正魁赴繆守之處面理正魁執稱起釁之由實因先年從征九絲被冉維屏譖稟總兵劉顯綱打數十近日又被冉維屏侵占田土以致不願隸屬酉陽而維屏亦自輸認願將田土退還隨該繆守之新諭二首解

忿息事照舊隸屬責令回司各具申結聞正
魁之子楊通運稅被酉陽擅兵擒拿伊父焚
劫殺戮等情通詳兩院批行該道諭令冉維
屏速將楊正魁放回靜聽委官勘處復行黔
江彭水二縣知縣繆守之黃承讚親詣彼中
查勘劫殺之情原無實跡追取正魁印結而
正魁一意執迷終不肯服諭之不從提之不
出區區小醜何敢抗違

以
明旨之若是耶合無聽臣再遣一廉幹古辨官員諭

朝廷恩威禍福令其印送黃冊赴官聽理如再執
違不服容臣用前鵬剿之術擒拿正魁到官
明正抗違

明旨之罪并廢惡子楊通運另立其諸子之賢者令
其照舊隸屬酉陽而酉陽亦將所侵田土盡
數退還石即管業自後遇有徵調不許酉陽
節制一應釐替不許酉陽勒索去其不便與
之更始度二司享清寧之福而官司亦省勘
議之勞矣伏乞

聖裁

一清食糧軍餘夫小民輸賦以養軍軍士禦寇以安民誠為不易良法乃今承平日久武備廢弛食糧有名城操無實細廉其故蓋因各官指以差使為名一官占用數十又或奸軍用財買求歇役通賄戀衙害人是以

朝廷有限之糧儲養各官之僕從行伍不振操練之人又令小民重割脂膏招練民壯以充實之均非法之所宜有者臣自入蜀以來每閱請糧文案其數儘多而城操者僅止什一隱占者數有什九臣遂檄行布按二司清軍

二道稽城都五衛食糧軍餘共計一萬三千五百餘名城操發班不及八千餘眾而各衙門占用數計二千八百有奇其他影射支吾者莫可窮詰即會省重地尚尔如此其餘衛所不究可知况查問刑條例開載武職跟隨軍伴有限占用數多有罰即念積弊相沿已久姑不深究而當此四方多事之日民窮財盡之時豈可不一清查以實行伍合無咨臣會同按臣查自撫按以及司道各府衙門等衙門通將占役軍餘定以實用名數照舊存

晉其餘多用與夫影射之後盡數汰出選取
壯丁發伍應操但係軍與民兵合操處所即
以清出之軍餘充抵操練之民壯就將抵過
民壯截日省放歸農工食免其徵派以寬民
力清查之後敢有仍前占用影射包冒月糧
者聽臣等據實參拿重處廢

成法不致有違軍民各盡其分而

國家糧儲亦可免其坐耗之弊矣伏乞

聖裁

奏陳調理疏

欽差提督軍務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臣艾穆謹

奏為病勢日篤痊愈無期再乞

天恩准放回籍調理以延殘生以免曠厥事臣頃因
積勞動火痰流左臂動履艱難服藥罔效揆之
事勢供職實難已於萬曆二十年伍月初九日
具疏哀乞於

君父之前懇望放臣回籍安心調理度乎少續餘生

至本年八月初三日准吏部咨該本部覆奉

聖旨艾穆著在任調理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臣即焚

香望

闕力疾叩頭謝

恩訖臣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臣子忠

君之分亦忠

君之道也以臣荷

聖恩高厚叨一生於萬死之中則人臣之鞠躬盡瘁

以報

皇上宜莫如臣者願

皇上今又不以病棄臣

命在任調理乎故無論臣本無才不宜撫蜀又無論

蜀當用兵之後邊境輯寧可以卧治即使臣之

才優於撫蜀使蜀之地方仍前多故而臣之鞠

躬盡瘁以報

皇上之一念即蹈湯赴火捐糜軀質固萬萬所不辭

也獨以臣之疾風痠恍惚舉發無時始入蜀於

順慶府疾厥仆地凡昏沉三日絕而復蘇此其

蘇也臣自覺百念齊灰萬緣俱空矣醫人皆謂

此痰感之者多但得心閑調理一年無有不全

愈者乃臣愚素性不能醲粉飾虛套雖在任調

理每思此官非可養病之官此地非可卧病之

地日力疾視事全蜀民生之休戚吏治之臧否
邊方之安危時時關心繫念雖欲反百人空萬
緣以靜攝此生而有不可得者儻一旦風瘳如
前順慶時陡發則氣血愈虧瘥復無望欲萬死
一生之身生還遂首丘之願必不可得矣伏乞
皇上憐臣餘生殘喘速

賜回籍調理倘不即填溝壑臣年方幾六十猶得
狗馬之力以備

皇上他日任使不則臣亦得與山中老稚謳吟

聖世太平之盛以優游盡年而永戴

天恩於無極矣

聖旨艾穆准暫回籍調理病痊之日撫按官具奏起
用

然大山人集

子熙亭先生文集卷之二

平江 艾穆 和甫 著

沔陽 陳文燭 玉叔

新淦 朱孟震 秉器

高邑 趙南星 夢白

臨海 王士性 恒叔 校

不肖孫艾日華輯

序

聘君趙圭洲文集序

嘗聞 穆宗莊皇帝朝元老趙文肅公以朴忠直氣上

結主知而洽魚藻之歡時則有若金鐘大鑪之振
響日於明堂而聞者莫不改聽而悚息乃若圭洲先生
為文肅公弟篤古食貧睡德養晦不樂仕進用姜益
酒言聘為國子學正無何即謝病去其人如白雲青
鳳之不可攬結天下皆知蟬蛻聲利之表灑然自遠
皜然泥而不滓蓋文肅公以其用之為用得已播播
其音於文章事功而人皆以是知文肅公之大圭洲
先生以不用為用其文章事業不必於披播其音而
泐淳嶽峙之藏人有竟窺其際者而人皆以是仰先
生之高余與先生同事國子而知其教諸生矣其言
曰周谷競樸茂衰矣稊突興介特遠矣佻儻起長厚
微夫闔茸庸英毅紬夫士風關世運隆替非眇小也
而其萃真寔在師儒每斤斤舉以迪多士而不欲其徒
工文字媒顯融者此先生之文本之於身所自有者
見之於言而不以之先行也其文發乎性靈而達乎
天機無意於為文而其文自悠然冲澹之味見於言
外夫大圭不琢琢則理紊太羹不調調則味漓先生
之文固大圭大羹之存乎先生以不用為用而司理
君克世其家學其見於佐麗廉明聲寔蔚起者又得
振先生未究之素與其淵源於文肅公者而大其流

余是以信夫言之文者行之遠也有德者必有言其
先生之謂乎余夙荷先生之知悵先生不可作茲幸
司理公在吾郡其高風雅度宛宛如見先生矧又拜
命之辱乎述其夙所得於先生者以叙先生集如此

二夢集序

日余譴之湟中也而扶病入關川先生子大為詩若
文壯之行若曰首山颺領湘浦沉軀者夫非夫耶而
謂河湟地難君耶余讀其言以自壯日從事天山瀚
海間施施漫漫與魑魅游吟聲嗚嗚達昏曙不自知
其為狐踪浮蝶至萬里外項之又浪迹太白終南益復
無聊怙恍疑昔人所稱黃帝華胥之國穆王化人之
居以為真有冀萬一遇之而不可得則仰天拊缶而
耶其所自為詩歌之曰萬死謫來身是夢六盤行盡
路仍難云六盤者余前過六盤山而賦者也余本放
夫逐人流離播蕩置餘生若棄蓋業已夢視其身矣
子大一日走書終南山中致二夢集余得卒業喟曰
余今又復得讀茲語耶子大周旋南北不為吏困而
洩其神情逸抱於詩翩翩有塵外之致又舉其皖城
部使二遊一歸之於無何有之鄉而曰二夢以名集
此其志蓋可知矣夫宇宙萬古一夢也獨子大二游

乎哉惟高明達觀之士為能玄覽無始積既六合而
朗暢自蒙夫是以得而不有入而能返取於世者薄
固其存者深而超然得完於天也漆園吏厭人間世
而洗洋自恣至喻之曰蝴蝶禦寇氏又曰蕉麻若荒
唐而僻於無矣然以中於世著於物者觀之則其無
也乃所以為有而其夢也不可謂之非真也子大所
取以名其集其指有在於茲歟余又聞子大杜門却
掃雅志沉冥大覃於百氏以獨造其遠對人若嗑溢
谷深深如也此其中之所存未易測識而其為詩又
日益富且邃審爾則子大又獨觀昭曠為世又覺夫
有大覺者為能知大夢子大蓋進於詩矣夫子大之
處弁沉與余之處禍福其為夢均也余以是習子大
指而著其所以名集者如此若夫詩固自有知者余
不具論

河南鄉試錄後序

孟軻氏應招大梁首舉仁義對志王王乃迂不用天
下後世卑王之不足與言仁義而因嘆孟氏之不遭
於梁今諸生抱藝而至一旦錄名登之 天府行將
用其言冀以遠大行業斯其視孟氏不謂有遭耶顧
諸生夙所謂誦法者孟氏書也其引獻吐詞而粹然

淵然充有司之目者則孟氏仁義之說也操孟氏仁義之說以貢於有司而遭遇過之不識諸生異日者何以建之用而仰贊 聖天子明盛之理耶夫發揮聖謨恢張王畧而照耀簡冊者藝也樹厥節志表世範俗或出而當天下車奠宗社靖疆圉以昭明於不朽者行與業也行業脩夫藝誦焉可也惟藝之工而行業卒蓋則錄士者其何以有辭於天下公輸氏採材於名山大壑得參天干雲之榦巖然喜而轉之洪河以歸謂是可棟而梁也迨梓人登場操引而運斤焉則蠹其中而腹若敗絮九方臯相馬於燕市也曰

臣刀不加焉於中選其一二耳乃御者駕之而橫犇絕縶即王造不之良矣梓人御者指而讓公輸方臯公輸方臯各誇誇瞪目相嚮以為吾初採而相者也詎謂有是耶士今以藝進而有司亦以藝錄士者竊恐其黷是也夫二氏擅天下之絕鑿者也而猶若此今余之鑒謝二氏萬萬矣而能保諸生中無敗絮橫犇者哉余誠願諸生以藝進者務端其行業究王道仁我之用以光孟氏未有之遭而俾余錄士者得脫于佯人御者之讓斯幸矣不則不智之罪無赦雖然士之於世也猶金之在冶惟其所鑄為孔也諸生當

昌運在 聖天子大治鉤鏹中其為紫麈之金而不
與礦石陶瓦埒也審矣異日贊王道精金而致明盛
之理使天下嘖嘖稱得人曰是大梁仁義士其廢乎
不辱奇遭哉余故于諸生之始進也期之行業因舉
平時首所誦法孟氏者申焉

擬河南鄉試錄序 未刻

河洛陰陽之會而神物之大藪也其精靈之氣沉涵
而停鬱者每母化為雋碩以匡時翊運炳在往牒可
睹夫迨丁明興熙洽恭降文治汪穢諸翩翩翔讓藝
林者率泊乎希乎有古治世之目焉 皇上登極詔

天下文復古一時標藝之士爭乘運濯磨烝烝若霧
蒸豹變然其今攤卷手其文作而喟曰偉哉言言靈
性之粹而

皇上之緒也蓋彬彬盛矣古治世之音其在茲乎夫
聖人在上照天下以文明而士咸得竊其餘耀以自
表見于世譬之靈曜吐而品物納光誠有然者矧河
洛天下之中而午又中數也乃茲大比之科與庚午
會不謂天地一運數哉固宜文之若是乎其盛而司
校者盱衡眩鑒不可勝收也然某復有言為諸士告
焉夫 天子運化清湯視不出閭而能舉薄海內外

可與願指目授于當宁者恃有是科目得人為用也
諸士自燥髮讀書輒躍躍動義色張目擊節談天下
事必欲起而躡風雲之會以出者期得君而事以宣
斷展采也乃今上以文求之而士以文應之與其初
指背美然此謂徵選者資其法策名者階其術夫固
有所借也及以文應之而出回視向之握管搦辭而
爛然華者如優孟之學叔敖談笑抵掌宛宛神情則
星淵矣烏是謂華其積而珠無存也國何賴矣夫石
田不可以耕木騶不可以駕猶之空言之不足以理
天下也夫梟翮而轡聲珉中而玉表世所為疵病于
斯入者以其為道之障也諸士業已人人言之矣而
甘弱之乎古有耕莘之天民翊周之良翰皆河洛精
靈所化汝鄉先哲也相業儒術裒為百代宗矣諸士
盍隳而趨之以景行先哲不獨古其文而懋厥實用
以仰副 皇上右文敷行之至意斯謂持發精靈其
無負于天地之一大運數矣乎此固余司校者所籍
以道罰也洪範曰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
昌夫有能有為足矣而尤責之以行况茲士以文舉
乎汝諸士其勗之

余視國華丘桐栢公蓋丈人行嘉靖中國華司訓桂
林而余從邑諸生以戊午各薦於鄉大都稱同年云
國華與其兄安縣公暨余兄萬安公並翩翩以文起
江湘間人謂吾兩家兄弟親且友才名亦復相近焉
安縣公談古學而國華攻古文詞神情卷與絕出物
表性好月而豪酒飲輒數斗酒酣耳熱與友人仰天
拊缶大笑而歌呼嗚舉一切世情而逃於詩若酒
時人莫測也余近卜築城中土木猥冗中讀國華詩
率多伉爽要眇之音先有當代獻吉仲默二氏之遺
焉今其年八十不減伏波躡蹠生平惟此二大物持
盈際齊時其國吐之成登至其取酒浮洞庭遊亦
登登苦宿其野其盡洩其倪仰千口之懷於篇章悅
欲起湘君蛟儂崔禰二子與之論其期品風物是不
可以觀其處外之致老而愈超哉曰伏生年九十口
授人尚書陸龜蒙八十時放浪江湖禰天隨子皆古
人文采風流著於衰白今國華並有之余曾謫所貶
之詩有濁酒江湖閒日月清吟天地起烟霞之句蓋
國華寶錄云司馬遷曰富貴而名注滅不可勝數惟
儼儼非常之士稱焉因歷叙其杰杰列于著作之林
者信知立言固不朽盛事而達人存遠之偉圖也吾

昌在昔稱詩有胡天游氏詩今讀之亦有可風者使
生當今時共國華觴詠氣格必不一墮宋元雖然余猶
幸吾邑有天游氏而天游之後再見國華稱詩也

寶綸樓詩序

寶

寶綸樓詩者蕭比部君希高侈張天子之寵靈於
諸能言者梓之以志永永也先是君將謀卜築夢叩
之趺坐之人道人意若津津有以役君者已而君得
其地披草萊而定方焉則宛然道人坐處也異之而
為樓五楹落之日適與爾書之頽會而奉以頽其
樓書曰如綸固其所取以名樓指也

君先令東安滿得上考功今以勞違於掌制而
有茲命云諸薦薦紳大夫胥為咏歌其事而君以序
屬之余余惟先王之勞其臣也屹岵崑將動其思柳
揚雲靈感其期亦云厚矣豈若我聖世推嘉所自
而有浩蕩之恩歟然而在邑令得之最難非任滿者
不得滿而非徵科及額者不得又非屢列最章者不
得而君今得之以天子在沕穆九重一旦知有君
之入若毋據其懿行錄之史氏而重以龍鳳琬琰之
章昭垂於無極固宜君之奉以顏其樓而播之於歌
詩也茲樓成而嚴巖武燒淇塘澄江諸山水絕特之

觀與天寵煌煌相輝映不亦奇哉而余緣是知君之巧於得天也不則何神之授也 帝之錫也後元不其誅而協以共成茲樓乎是編也讀之颯颯乎表大江天君負才倜儻三為令皆蔚有聲實事在諸薦紳碑文中承恩當不但已已茲蓋重其始榮耳雖然樓而詩以志思也是故撫時者啓其用玩物者抒其寄顧名者尚其實君登斯樓讀其詩而思王言之大也當益圖所以致主揚親終厥壯圖而俾茲樓繫重二人物於不朽知有然矣

五岳遊草序

三觀察恒叔自滇縑尺一旬以五岳遊草十二卷來蜀維時秋滿慶門劔閣余方厲士馬則簡教疲蕭袍疴已乃強起讀之愾然若失俄而侵侵然陽氣滿大宅也於是搔擊嘆曰若是夫恒叔之善遊序若是夫恒叔之善言遊序遊之道其易言哉山水仁智之樂方以內者之采真汗漫之方以外者也化人之祛穢滿之馭故荒塘不足道乃古今稱善遊而又善言其遊者莫如龍門太史遷彰明李供奉嘗謂遷之遊遊而奇見於史記一書白之遊遊而達則見於蘇詩歌詠言者云太白周覽四海名山大川一泉之旁一

水之阻神林鬼冢狻狻所穴魚龍所宮往往不古故
其為詩曠蕩有奇氣子瞻謂子長生平好遊足跡不
肯一日休非直為景物役也凡宇內可驚可愕可憂
可喜者彼固盡取而為文章今取其書讀之誠然余
觀恒叔之遊庶幾乎真搜幽討于物無破于跡無遺
而其紀述歷覽所至山川形狀無言酷肖直若使人
置身其上而精神以之其所摩挲剔括又令古今幽
詭奇闕無能隱跡遁神而指搗肆咤於前若奔趨應
接不暇者壯哉其詩悲歌嘯咏道然澆然曼聲短吟
總之翩翩青蓮塵外數致則其得之遊以助發其趣
尤不既多乎乃其書抵余曰麋鹿之性豈草長林行
將掃天台片崖為海東閩人此非不佞所敢知恒叔
負不世材抱奇氣束身嚴廊振玉青瑣名流歸之乃
今握兵西南陲又持文印於中州駸駸大柄用而詎
曰塵躅可蠲長往可遂是不遇於時者言耳欲其胥
如志也得乎夫游一也而其所遊殊焉遠則以之發
舒性靈商效名理挹奇勝而凌景光跡在域中超然
物外不則濡戀矜顧觀山川之廓落嘆浮生之有間
不覺心恰神沮感慨增悲故牛山之淚不仁岷首之
嗟非智其於中也殆矣又何能浩蕩篇章指搗物象

置身世於昭曠寥廓之表而竄然出千仞之氛埃哉
恒叔天台人也家在巾子山巖赤霞高標白雲流戶
子聞天姥石渠鴈宕間故稱僊靈窟宅多化人羽客
若刘之徐高士所云名者實之實如唐司馬禎蒼廬
宗為道日損之言子每誦其言輒思其人此其棲道
之流見道尚爾矧名教之宗得道之為者乎余嗜遊
不諼恒叔諸群岳山靈幸不杜余妄竄而濟勝劣
於許椽夙願將回宗炳又恒念務外游不如務內觀
靈立子其最知言者恒叔毋以局方噲余也

洞衡續稿序

蓋駢選以還詩家尚開元前語而集大成必歸之杜
杜公博極載藉上薄風雅即遭坎壈而忠愛藹然騷
客墨卿亡與共執牛耳爭雄長者迺杜公則云此意
陶潛解吾生後汝期何復葢慕柴桑翁如是載觀蘇
長公評杜公以詩入道渊明才意高遠如大匠運斤
以知渊明寔清澹之宗子美獨窮其旨其歎豈宜爾
而卒未免有異代之感也余友洞衡陳公胸次飄灑
睚眦空廓負元龍豪氣步履常讀書名理內融物緣
外絕其於風期月榭剌水孤嶼所接無非佳趣往往
蔚為詩文珠璣錯落如云五柳歸來興未闌黃化三

逕助清驪賞音自有無絃調不向尋常指上彈蓋脫
然埃壘遊神邃初大都靖節矣顧其去就亦居然似
之靖節為彭澤今僅僅八十日即拂衣去何其功澤
留民間而昔人云彭澤到今更幾令縣人間口說淵
明亡抑雅致音姿比之龍潛鳳戢然邪今讀賦歸擬
古飲酒詠貧諸篇總之本乎性情弗詭於道是以不
必仕不必不仕混人間世作逍遙遊無之而不自得
者洞衡有焉而余幸與公同時同里同科蚤歲相與
擊筑燕市賞酒壚頭其悲歌寄跡又同茲撫蜀聞公
在江陽期年有遺愛見督郵狂態輒懶折腰來歸林
谷則彭澤令餘風矣斯其處詎啻異代也與哉蒙公
謬甚不察為綴語其前已復走書都門屬序續集遂邈
未報也頃乃藥裹關心棘門鞅掌胠篋得于壘淋漓
湯卒業之濯錦江頭澆花溪上工部草堂歸然古今
廖唼媿媿公胡不挈奚囊過之一問工部謂時有並
生陶杜也者續稿凡六卷詩文雜著如千首

大玄吳氏族譜序

司馬公之譜嚴宗也據而信典而核慎而有則家政
井井綸綸班班炳炳至著矣余讀而嘆曰懿哉茲譜
宗之庇也夫自宗法廢而博叙之風湮士大夫有智

力足以勤于民物而行誼弗著於宗親者惟譜一立
則雖世窮親盡而油然有一本之愛即散而之四遐
萬里相越絕無異肩摩膝接於一堂何則以天下勢
有必分而情則不可解也勢以情聯必譜焉賴君子
於是謂吳氏長矣故以觀世系迹其象乎歷世九卜
有九矣上下數千年名字昭穆婚姻爵謚卒葬之紀
可考而原也以觀人物勾吳延陵之盛節古聖賢百
世之師也其垂裕遠矣降及而之則洵文不就徵辟
豫盾圭淙四子為得死所佐之直翁之隱節哉苗蔭
二未亡人其栢舟爭烈者乎以觀制典則溫綸異徽

煌煌乎帝命或由周而漢而唐而宋而元而昭代可
以徵有家之光以觀譔述則文若詩出名人手者燦
然備矣可以稽先世之實凡此要皆譜其大者以為
厥宗風也一譜而衆懿具故曰宗之庇也雖然司馬
公之於譜也不徒言之又能身之焉始公讀書五雲
溪上慨然以忠孝自許期於恢大先聞既登第入官
駁歷中外積二十餘年至司馬明德徽猷所在表著
如鎮虔勦累世巨寇如析菘剪莖令境裔百萬生靈
歌太平至今社而稷之頃以司馬視塞上師塞上重
經號今精彩倍萬疆場屹若增長城此其勤於民物

終山人集
卷之九
之勞烈其赫燁若是非其脩於家而出之有本者能
耶萬石君不言而躬行司馬公蓋類之矣余受司馬
公命卒業之而知言之譜者能身之於家也為書之
以冠於編

洞衡漫稿序

洞衡陳君嗽英武陵之源侵騷追雅大放厥詞聲稱
藉甚今年春與余角藝南宮復北北者各各仰天嗟
歎美余獨見洞衡君無坎壈蓋豪不自禁瞪目談當
世事弗休謂余曰茲眩夢耳吾何暇復逐時儻操伎
兩字研改五將出就吏隱以大肆力于作者之場即

抱封狼居胥意不售顧鉛槧有偉績矣因出洞衡漫
稿視余余歸即燒燈夜閱見其詞富且雄也噴噴以
書抵君曰讀君之詩如入萬花春谷非一流覽所能
覓又如張九奏于洞庭之野音者似絕調希聲使傾
聽者不得瞬真騷壇鴻筆也廓而大之詐謂君有涯
際百司馬子長驪龍門禹穴而其文踈宕有奇氣社
少陵至夔而思幽入玄猷翰始化蓋官歷壯遊者文
藝之大藝而豪夫噴藻者之所必需也君之詞日昌
矣宦遊而化不難矣他日納足玄圃中縱觀巨廣
將空則所謂流覽傾聽者而不可得其斯以為洞衡

君之聖於今千載實洞衡君之作而期之方軌焉
杜不欲徒效美武陵之源已也會君屬余評次遂托
畧書中語附之簡末

忠烈流芳卷序

洪武中劉愍節公死疆事烈甚 高皇帝詔旌之余
小子從二百年後手其遺傳作而喟曰得死所哉愍
節公夫勤王犯難忠之懿也糜軀殉主節之純也自
有宇宙以來談忠臣必曰死夫固謂人臣之義舍致
身無餘道耳彼鼠竄偷生者率奄奄其氣與死埒而
又益之穢後代談者之口謂臣節何我 高皇帝之

有天下也大臣死疆事者首愍節公始日南叛公官
尚書 高皇帝以公故石畫之臣親授之鉞乃公抵

日南感聲大振浮渠魁之 闕下無何賊餘黨張

甚復遣公往公義氣勃勃環甲躍馬仰天誓曰吾當

滅此而後朝食公至師如游龍所向披靡忽一日大

捷追賊至海口遇颶風大起猶復鼓而前遂陷賊圍

中賊執公計挑公我下也乃公抗聲罵賊不少下徐

又令公揖縱公公又抗聲罵賊不揖遂遇害事聞

高皇帝為輟朝賜祭塋謚特厚又爵其子為給事中

嗟乎若公者不誠烈哉昔人謂死重泰山謂人能死

於不先得死所者也故臣而死社稷死疆場皆稱不
死大臣出而討賊死所在封疆而公得之是公固至
今存也公其烈矣哉往平原睢陽之事千載壯焉公
非且儔耶觀其殺賊遇颶風不卻已又屢罵賊不辱
斯其九死不悔之志豈待授鉞登壇時始定哉是可
以窺公之素矣向使公不值其阨功成而身全其赫
燁足術者特破賊靖疆之烈在 高皇神武區寓且
再造果何有於一日南惟斬其功而成其節以大臣
死疆場寢為國初首烈風之來世今後代勤王死事
之臣以公為師則天雖奪公而所以予公者要未為
不厚矣公裔孫有九澤君世其家人比之子文有後
益徵愍節公之報九澤君同余官國子每為余津津
談先世事弗休且懼公之幽光莫白也將徵諸善鳴
鳴之余惟公之事國史繾繾焉備矣復何言因弁其
卷曰忠烈流芳為介紹諸善鳴者

謝道亨會稿序

謝道亨自為諸生以文起閩中吳川樓守郡武時每
校士必最道亨顧道亨困不第也川樓不為惜常對
人言曰謝生庶幾如明月夜光終有識者何論眼前
亦沉也道亨始一意讀書為文無却顧丁卯果以貢

中京闈高第人至是嘆川樓知人居幾何道亨會談
颯矣遂介然就仕領井陘學職而余亦遭時坎壈乞
官阜平阜平與井陘俱真定屬邑每相見必執手話
平生嗣當道檄道亨與余督恒陽書院兩人者始得
締為文社友院故幽迥據恒山絕勝院後有池池中
架舟環植柳樹亭榭岩岩浮水上往以供高貴人眺
賞而吾兩人得之當春夏交借少後四三人緩步水
亭凭欄俯泓收美風佳月時攀柳枝結蔭進艇其間
攤卷商量古今又聽池中蛙鼓閑然疊奏倦則叫酒
滿引酒酣耳熱吟聲嗚嗚相與索紙灑墨淋漓以澆
其橫昵宇宙之懷當其與有所極即天地萬物何有
也此其賞心投分豈直情好比昵之私已哉第吾兩
人者竊有志當世矢志攻舊業日與諸生文會退則
互相印可以究所未究諸宗工覽道亨所為藝奇焉
擬會試事可待乃竟不待也豈升沉得喪固自有命
歟然此固余業已付之造物且朝烟夕靄視之矣吾
兩人相與各自勉以求無負于平生襟期者其固有
在哉鍾井陘君子道亨與余有深知茲刻道亨會稿
而屬余序之因述恒陽共事之雅弁之篇首

方司馬十二吟序

大司馬金湖方公聲光薄海內數十年小子其自其孺少慕公願聞一言以自壯無從也則時時手公課讀之如挹朗神毅采焉已而公荷天子親授鉞節制三大鎮而某以使事出上谷鎮中輒自忘其疎賤介姓名上之轅門不意公長者之命儼然辱而臨之且惠我十二吟某拜讀而卒業曰蒙大壤間皆聲音之數而獵竒振藻者之所必資也故情以遇遷景緣仲會本之天竅吐為完音夫固意匠之自然而性靈之妙解也然非有逸塵之抱則化境莫臻詩可易易言乎吾乃公美這事竣取道陽和謁公則見塞

公西山月無... 昧耀於光明視中州冠帝

殊也... 吟弗休也即

而公之神情容與以談咲

究宛似與塞上燕

之在邊徼

上將西北之長城

至巨測也滯務網繆至劇也

而公獨振實紳大員之奏於材官夷使中此之為抱

蓋可知矣夫人惟中之所存萬物以為適則環大壤

間胸於目者皆吾助也即升沉置寂之異值不以為

真境見而以之發吾真趣故造在真境而音生焉適而非適者也外重而內拙也適在真趣而音生焉適而適石也輕萬物而神無累也公之吟十二要皆無升沉無置寂而天趣有在不以彼易此者某不可以窺其微哉當是時某別公行矣公又出卧遊清趣卷以視余蓋圖品題諸風物於冊而綴之吟甚富某卒卒流覽如張九奏於洞涼之野神爽飛越不自持也彼湫隘其惊寄而欲圖寫高明以為憂者即劇心濯骨以幻玄何能達化境哉故蹄涉之遊非所以語於天地之運也榆枋之適非所以語於遠人之大觀也某無能論公詩而因述所以窺公者若此

田侯章華別意圖序

田侯之令華容也政成而以高第入徵華之父老兒童相顧歎歎奔走聚而語曰吾邑屈洞庭江湖之間歲惟潦之虞民之瘠也甚矣非得公貞固惠愛者燠咻而撫柔之其能有瘳乎是公蓋有大造於我也公去其謂我何諸大夫士相顧歎歎奔走聚而語曰吾邑入國朝來以文物望於天下項士之阨久矣而其文寢昌莫必有乘公之靈而奮者寔惟公以文飾吏劇而成之也公去其謂我何去之日士民無慮於百

十人攀號之聲震水濱避道枳輿不得發居頃之為
立生祠祀侯又不已而復圖其送行攀號狀以志思
焉余惟侯之惠政在孫兆孺所為碑文中余無論獨
論侯為政大都謂其禦諸靜夫靜也不厭深眇而冥
於無何有誠忘之也人之服於我亦以忘也夫春融
煦物而無迹甘澍潤物而無聲謂靜也和之至入之
深也震雷飄風不崇朝而改聽易視矣其能入乎此
身不下堂者登單父於化國而何武於去後人常思
之也頃當吏治剋核之會諸豪健吏率務馳驟其民
以驚能賈聲而侯獨用靜則其得民固有然哉侯今
在諫垣歛其敷和一邑者化為膏澤滲漉天下而宵
然無暴著之迹此其視令華為益深矣庚桑楚之居
畏壘也無樂乎畏壘之細民竊竊然尸而祝之社而
稷之也華人之立祠已非侯之意矣又復沾沾侯而
圖前日赫赫去華事以為侯有耶若淺之乎思侯者
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赤子之於母也就之則
喜遠之則啼號而踊慕此無他誠乎母而動之者天
也侯於華稱母配古之母以杜稱者固宜華之人戀
戀若是傳曰民之不能忘也夫有所不能忘者而後
能忘是可以見侯美矣人白子叔升孫子兆孺屬余

叙圖首余與侯素昧平生獨意氣相期項待罪已渝
又幸赤牘相聞問余之思見侯當不在華人後也為
叙之

酒史序

往余謂酒中人聲利亦中人中於酒者酒中之也然
而天機存焉謂夫中之而非中也有寄焉故也中於
聲利者聲利中之也然而天機喪焉謂夫中之而中
也有溺焉故也夫酒德盛矣乾坤且墮於其中而何
有於世之悲歡得喪榮辱升沉是非乎以故其中人
也而人之性靈寄之彼饜於聲利者決性命而性靈
與之俱化矣是酒與聲利之中人蓋有異焉余生也
不酒將持是遇酒者質之趙拱極手無懷馮山人酒
史六篇視余余讀而嘆曰異哉酒而史之耶吾於是
徵山人之衷於寄矣夫吾人出而事功退而風雅山
人在物外事功不與而風格與焉則其音情逸抱固
不得有所托以長嘯萬物之表者固宜其必無適
數千里為醉鄉豪遊地與夫至人嗜精曲士玩形其
天殊也痛情癖志於饋醜玩形者也傲物以為用而
棲神發興嗜精者也故古之高人其才氣橫視八極
凌跨千古時不我膺而一切逃於酒舍是則情也

俗之懷若視天下無所于寄此非假物以為用而獨嗜其精者耶彼高談性命者執繩墨以議風流至考其功用卑卑甚或沉酣聲利其惡抱俗態適足銷醜博一噓矧云嗜精夫古之高人下中聲利而中酒又中之非中也故後世稱蓬蒿山人負才豪宕而老諸生其風格儵然絕俗乃寄夢於酒而善中之讀其史若起劉阮諸君與之飛觥引滿白眼望青天而不復知身世為何物至其絕筆一詩結此酒素天機翩翩與造化為友蓋至是而山人之酒驗矣嗟夫以山人之家而飲於酒吾竊悲之然讀是書而能為世之中聲利者作一解醒則吾猶幸於酒見山人也

奉壽太司寇西翁王老先生七十有八序

王仲子應臯官南中一日造余而言曰舄之由北而南也遠家大人晨昏久遙睽南雲悄悄恨身羽無從焉今茲以使歸也得造家大人膝鞠臆薦一觴上壽其誠懼若倦翼投林涸鱗赴淵焉余喜而應之曰穆公異姓子也曩起家蜀中往返登公之堂見公神氣英英顛孺少卜公無疆今以仲子知公之年何能為祝時同鄉劉子馬子亦謂余固習於公者其脩祝辭余惟公昔為大司寇也穆蓋以即吏事公云易曰君

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貴知幾也知機則
達達則恬而以深為根得全於天斯可以觀至人長
視宇宙之道焉說自世風之日降也人務利觚為圓
以巧合取容而天地剖判以來元精正氣朗然與四
序三光並流耀者不知何在大都中聲利桎梏之拘
其形柴柵之盈於內而之以之豎望於倥傯恬愉長視
之道相絕萬里矣公為大司寇時操天子之三尺以
懲厥奸惡值 今上冲齡中人大璫口含天憲公卿
太夫槿手閉目惟指之承獨公無嚴貴幸事干若曹
一切其於法諸大璫噫焉矯 詔欲中公危法公屹

不為動曰吾法官也若若所憎予之重襦若若所喜
與之輕平是不法不官也吾寧法視泰山身視鴻毛
而肯為若奪當是時曾太夫人春秋高思歸項之公
上陳情疏奉曾太夫人歸中朝士大夫皆謂公之正
於天子之近人不少借而能屣脫公卿之榮公之歸
又不俟終日而以將母行也有不以三公易一日易
謂萬夫之望惟公有焉公歸而獨專一丘一壑承權
太夫人極色養之樂適觀日躋避笑王氏稱德門自
宋以來五世同居而建於公公置義田二百畝贍族
人捐金倡脩橋梁繕葺齋邑人賴之居常杜門讀書

謝紛息機冲然内達若土苴萬物委脫形骸而有不
知其年之將至者以故年幾大耋猶神王而富於聰
明夫自李斯噬臍於東門主父畢命於五鼎由幾之
不早見也公獨觀生人消息之道以長嘯宇宙之表
蓋誠達矣達則恬而以深為根得全於天此公之所
為無疆也夫完連城之壁而歸之者其光常泮然會
由弗黜也善太阿之劍而藏之者其精常炯然著由
弗缺也夫是以二物永為希世之珍焉公之完歸善
藏以全其高固天之所以昌其美也在昔老成人如
太公望享年百有餘歲八十載之後車以鷹揚興固
空年已九十甲公其耄矣而來安車蒲輪之迎首發
力行一語為漢治助公今以六月息矣 天子倘思
老成者碩旦晚舉太公申公故事詔公入必將改容
而禮之曰此舊時大臣中持法不阿為權璫所齟齬
者也不其為中朝九鼎大呂重乎雖然公蓋完歸善
藏者也今自謂丘壑過之矣歲當掇提格厲公懸孤
仲子展省薦萬年之觴爰比次其言授之

奉壽王孺人八十序

嘗遊徃牒見秦皇之旌已寡婦清也謂一女子足風
秦矣及見程嬰氏不與下官而抱趙孤為趙之後後

世論者不謂程夫夫行顧不秦女子達也夫謂有重
焉者在耳王孺人少慧能誦女史年十五歸某公公
性果毅孺人事之謹事其舅某姑某又唯謹微懿之
譽孚於閭中孺人雖宦家產顧獨儉勤自勵先業日
拓諸內事井井綸綸稱辦焉夫此其小者也當某公
之化也孺人年二十七二子女眇然孤也孺人顧天
慟幾絕者數數頓旦夕從夫君地下家人勸之曰二
老人立堂汝侍也二孤不天汝撫而育也汝棄而從
化者如存者何孺人遂憤然曰情有死而輕義有生
而重與吾捐生稱凜凜丈夫夫博節烈賢聲孰若使
吾舅姑稱孝子女稱慈以慰化者於九京是吾夫亡
而未亡也於是嘗水嚙齋日歌黃鵠吟孤燕以終其
身者餘五十年盖介然栢舟爭烈矣夫閨閣筭帟之
流非有經史師友之傳談說道理之素也顧每每鴻
毛七尺不難於一決即冠裳鳴珮之夫率退然讓其
敢亦奇甚矣然激於天衷發之慷慨或能其暫不能
其恒視嘗冰嚙齋矢志五十年如一日者又不知為
何如孺人矢志而其孤賴以立卒之亢王氏宗節於
已寡婦清無憾而不欲快心於迫搯一決則又程嬰
夫夫之槩也孺人舍銘美履孫景隆輩而謀之成以

文秀發昌大其家又身享八十籩筥之笑不謂其天
哉夫天之道猶酌也挹之此注之彼故膏其榮者豐
其奠苦其行者昌其嗣夫是以敦善喜脩之夫時此
而不惧不平以今孺人觀之亦信景隆又為予言里
中有鬻沃產孺人而謀徙其墓者孺人固拒之曰吾
欲產而乃播人之先靈天其與我嗟嗟孺人有天矣
固宜其後事若是吾獨慨今之袍節肩竒者之頌揚
光大之媒而反不若巴寡婦見旌於秦皇之世也余
於孺人為成葛并習其行而比次書之續景隆持而
代觴

壽鍾竹溪暨配高孺人同登六十序

珊瑚茂於重溟若木長在暘谷以重溟暘谷者造化
精靈之大宅而珊瑚若木為之揆播其竒於寰宇者
也溧陽鍾君生而穎異英氣橫發侵流輩識者業以
希世之珍竒之歲戊辰以瑰文取制科補井陘令井
陘山邑邊務蟬集極稱難治君精明敏鍊諸所注措
能聲翁翕震畿輔余始見其人粹然淵然無復城
府畦畛而絕立聲利之表久之知其心行卓犖又古
之有道君子而非徒今之所謂才有司也因識君為
當世大雅云竊意君之所以毓秀登祥當必有如重

滇陽谷者而吾無從知之也居有頃君以職事入恒陽語余書院中曰家大人壽六袞矣明年余母壽六躋乃一官數千里外莫獲造膝薦一觴每停雲悄悄恨身羽莫奮焉余為慰藉久之因具悉竹溪翁與高孺人之駢德齊美而知天之所以崇報者為無疆矣夫竹溪翁者漂之爽雅敦義人也生平喜耽書史寒暑不輟性尤樂施喜脩即家寮不豐而好振人之急至其風况絕俗酷嗜此君每誅溪討谷友月盟烟闈水聲潄潄在叢篁間輒脩然欲銷盡世慮遂號竹溪主人以見志毋高孺人名家產婉順而控為能相竹溪翁以樹長者聲而孜孜以經術行能課令子寔與翁同心焉信乎如重瀆之茂珊瑚陽谷之長若木所以毓秀啟祥篤生大雅如君陞君而又夫婦駢德偕笑茂凝遐祉若是也今井陘君賢聲達 當宁旦夕且詔依輦轂宦業將赫霍若廊榮及原本翁夫婦當益怡神暢真行與安公王母論年且井陘君視將來宦業赫霍若一毛而悄悄以不得薦觴二親膝下為恨顧翁夫婦之意則有不在此而在彼者此正井陘君之所以為孝而翁夫婦之壽之所以為無疆也今與井陘君有莫逆聞君之家慶若是願鼓舞灑酒為

修一快而不可得爰取重溟暘谷况翁夫婦而比次于篇以貽之

賀邑侯朱景亭榮獎序

自昔良吏展勲流光聲實遠施者非獨其政之異也蓋亦夫寒者利短褐饑者甘糟糠時會者哲士之所乘而起功之藉也吾平僻在萬山中邑大夫治可以古及今俗尚敦固秀文項以其僻處民動逞矜肯之怒以為訟株連糾結而莫可詰民兵通吏胥營縣漁民吏一切括諸不急切者造牒山起偵聞操之請署官從薄領填委中或縱筆受署不異藉寇兵而齎盜糧無論此即一署出民象其毒不堪甚矣此其弊在

吾平為甚夫登祿其小者也民之遠者官不能來官必求之保戶民亦倚保戶為窟而憚當官官民相隔若燕越保戶與吏胥將攘臂其間目語額瞬奇貨視鄉民而乾沒之矣夫鄉民舟楫不通十數不能易一金及至剝膏血以輸之公又為婪其半歲通何能償也平坐是稱刁夫其散也久矣夫易窮則變平蓋亦一運會也而得朱侯侯至謂余曰平稱刁信乎余曰非然天下不患無良民患無良吏在治之金惟所鑄入鈞之泥惟所範夫謂視民視乎其吏也侯以余言

為然居頃之見侯悌之德敏妙之才日施於政舉百
十年敝壞而蕩然與更始且約法民曰塞漏者徯其
孔維圖者剪其蔓吾與若異姓父子也而今燕越之
者以保戶吏胥為之孔與蔓也吾為若徯為若剪令
若我親其各如期輸厥賦又痛繩諸猾之大不類因
緣互為奸者民舉手相慶曰天幸患我主公將有大
造於我我等庶幾用康其曷敢後於是煩一卒號
呼正賦而民相率輸之公庭數月民之當官者省無
名諸費千百計即歲大侵有不費之惠焉株連糾結
之訟充瘴夫侯摘發知神諭報不宿胥徒束手瑟縮
受成其爰書而已此其視庖丁之批郤導竅由基之
決拾遺鏃奚殊也以故百口歸明而服其平諸操牒
請署者多歛足退項又課諸生之藝而品其雋期大
昌於文且杜請謁端士習侯之政於民於士井井矣
要皆本之貞固惠愛而非矯焉以賈譽者民部公囊
辭中謂有古循良風非溢矣少尹王君朱君尉高君
以余知侯徵予言為頌予惟公輸般之新敵宮也隆
其棟俞跖之療中乾也完其神吾平自昔敦固秀文
今稍稍敝壞矣以侯強明平恕邁會子臨之其棟猶
然隆而神猶然完也即其譽遠民部公其在台司可

暨見矣異日者勞書最章赫赫冉下不以先茲褒也
已語曰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也詩曰我

心匪石不可轉也謂厚終也侯橫鶩萬里平寔發軔
吾於平踰足而頃太平願與諸君適觀戾之成而知
朝家必顯異在平者為九牧風也

壽外舅守愚余君六十序

語曰人性寬則壽吁然哉蓋任性率真之流其心地
態度類多閑蕩坦雅而岡牽踣于世俗用能寡營息
然收精內觀以順神而延筭反是者竟坐動勦塵瀾
中適自促其歸耳嗟嗟謂人壽筭果盡屬造物乘除

故吾外舅守愚余公蓋閑蕩坦雅人也壯弗耀即退
而栖于野見世之馳逐聲華輝霍高顯者動榮辱慶
帶相等則曰惡用是樊籠我者為哉見有波波汲汲
殫竭一生精力為豐殖計甚至憑弄機權滿謀而阱
毒以機事滑其中而不能遣者則曰惡用是戕伐毀
滅我者為哉緣是一切屏聲利機智不事惟以白石
之簾風景幽曠覺逸興颺發仰天俯缶而歌歌曰樊
籠兮吾不羈戕伐兮吾不施茫茫大壤兮吾其舒白
山之下兮可以棲遂長卧其中放浪形骸儵然超出
世情變幻之外而以愚拙自抱因號曰守愚云居嘗

素深塵外之味而負早古絕俗之懷每遇美風佳月
輒呼童命犖深觴細杯酒酣耳熱復長嘯浩歌聲振
林谷若將有所托焉以宅其身于無何有之鄉者又
稱善奕與人奕竟日坐石磯上道傍過者惟聞棋聲
隱隱在茂林流水間即頽陽將移暝色甫至不自覺
夫公環大壤間曾色色無所羨豔乃獨酷嗜此二物
以銷盡世緣而老于其中信愚矣然而寬閑自得逍
遙容與寡營息機入所以籠聚精神珠攝和氣長視
宇宙而司命不能制其筭者也視彼之逐聲華弄機
智助勦塵瀾中以自促其歸者何如哉語云性寬而
壽井然耶矧公諸孫森森異骨統膺盈眸殊尚極晚
日宮元閑之娛他日龐眉皓首覩後事赫赫神暢而心
怡筮筭將弁于無疆矣然則公茲特始壽也謹以是
再拜為翁祝云

賀太學李王齋暨配黃孺人七十雙壽序

士有負才氣不究厥施而含光收精長視宇宙又夫
婦偕也斯不謂天道哉夫天之道猶酌也淺則注之
猶簞而也翕則張之故取於世稱多則其夫於道彌遠
而壽其榮者必昌其美固乘除之大較也王齋李公
少從諸生才高氣豪有凌厲一世之具而不為時用

遷去學上舍甘心恬澹沉澁絕意時榮舉世熙熙穠
穠惟機事之滑其和而公則日攤萬卷期翔百氏晨
風夜雨燈常熒燐而時以其所得洩為篇翰至其孝
友之篤於家與行誼之式於鄉者數十年如一日也
厥配黃孺人幽閒貞靜趾美大家孝於姑和於妯娌
而和態斷織以訓其子孫一切綜家以內事種種稱
理以故相夫君好行其德蒙故業而昌明之者亦數
十年如一日也夫是以駢德齊筭荷天之錫而七十
偕也余每謂文本可以為犧尊玉禾宜羞之清廟而
願令識真者發溝中鴈鶩之嗟以為世之所養非所
用者有負才氣無雙如李甲即者終身不侯焉公才
意不在乎中即下而乃欽之為主盟泉石嘯傲烟霞
非其質美然而公雖不發明於功名而精采播
於西澗鄉閭相重時或以公讀書之暇引觴命局浮白
呼為樂其有名媛淑慝之助而相與直追梁鴻孟光
之賢孰斯其過封侯委美夫人力之所營也有涯而
心之所冀也無涯以有涯酌無涯故克禹不能釋其
憂為郭不能滿其樂公之恬澹與孺人之幽閒因宜
其長視宇宙而茂凝遐祉於茲也養生家論壽視膚
肉消長公狀貌魁傑脩幹廣顙巨口豐頤逸氣軒軒

如小壯時其神王矣則今之偕七十也固如旭日初
升大川方至也詎有疆哉語曰期年樹穀百年樹木
公之後必有食樹德之報而振其所未究者斯又非
公之所莫而可取必於天者也少玄丘子徵余言為
公夫婦祝余命操牘記之用代羔羊大斗佐公子若
孫稱萬年之觴